

承
啟
堂
稿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議

修塘濬河議

執事軫恤時艱以修塘濬河之策下問某也生長斯土見聞所習敢不披瀝以俟收採竊惟修塘濬河雖爲兩事而重實在塘則修爲急河特修之一事耳請以塘之利獎論夫築塘捍海非堅不可顧其易壞有四海之爲水與江河異顛風怒浪浴日吞天衝盪所及山岳披靡況於人力所築之塘其

易壞一也吾邑海之外有白塔諸山角立其間潮之來也從夾峙之中奔湧而入其勢憤激用壯噴濤撼地其易壞二也瀕海煮鹽戶必藉鹹水灑之謂之晒灰塘固則水不入鹽戶乘間鑽穴引水初若一線終乃滔天難於抹塞其易壞三也沿海之夫每利築塘塘不壞無以爲生故日毀月剝以侵削之希冀包攬其易壞四也而築塘之難又有三患舊制郡徵塘夫銀獨平湖以濱海免徵餘六邑約各該千兩遇塘壞則顧夫買石塘偶不壞則徵

積郡帑待用及其弊也相通爲奸竇侵漁囊橐漫無稽考議者遂欲削去前銀此又因噎廢食也築價何需焉此可患者一每當築時調各邑人夫應役相去海塘近者百里遠又倍之皆樂避而畏出多費銀到塘顧募土着土着利其顧有一身包數丁者遇點閘援彼應此百計支吾夫雖多而力實少此可患者二又民不可與慮始興功之日浮議雜然一有不達信聲吠形更相傳遞以白爲黑化蘭成藉前者蹶而後者恐遂因循塞責以掩目前

莫肯堅任此可患者三夫兼此四壞又值三患塘之所以未築而先傾方事而難固也然百雉孤懸溟濤傾洞雷霆砰轟相隔曾不百武億萬生靈係此一線塘可不議築築可不議亟乎今且酌芻蕘爲執事獻塘受洪流之衝當擊盪之勢此係於天吾弗論也其竈戶鑽穴引海寶資鹽課則有可說焉聞竈場每歲所入運司鹽價不過百兩盍若於塘夫銀六千兩之內歲支百兩代解於是而猶有穴隙者重懲之塘庶其可固乎其每歲塘夫銀停

徵之說不可徇也但往日有侵詭未完者可不追乎追可不罪乎其各縣應役之夫費銀催土着者宜令納銀者聽而官自催募就役之夫不得冒代不猶愈乎雖然是補偏挾弊之論猶其膚也竊意今之急務在用得其人耳今也執事紀綱於上水利憲臬督率于中其隨地分布責之董衆者或以武職或以耆老愚謂此曹奔走車塵之前而不恤甘受不測之辱而不憚此其意何哉亦欲乘機射利耳一萌利心不過承上之旨徇已之欲苟且畢

事豈復遠圖故爲今計莫若總計當修之數畫界分區選擇素有廉隅者不拘官民使之督役其工價卽付之使募健夫聽其驅率但期以十年不毀如不及年數則歸咎其人而在今任事之秋宜稍加禮意或撥以隨從或優其餼廩事完之日立石爲紀一遇毀壞隨令整戢如此塘庶幾有永乎顧督工之人不在聰明才辯而在有心計知水利者又必絕其他務得專精銳思於塘朝而往暮而歸程衆能以勸懲之令羣策以商確之成敗利鈍之

故一肩於身而不以付之天斯得人矣人得而塘
之修無難矣若河之濬似可不加力而自致者何
也築塘必以土取土必於附塘之地土以漸取而
墟則河亦不力而濬一事而兩效也若夫運石築
塘宜舟乎宜車乎抑宜以人力乎要在因其便矣
水便則舟陸便則車不可車則人力挽之務求濟
用非膠一定也雖然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懸法
核人難以求濟以人運法庶乎亟成考之吾邑之
塘亦有難一槩者如近城一帶潮水似緩若宋庄

天闕其潮十倍故於此則當如常法于彼特宜表
裏皆石石必擇其最巨且以鐵尺貫之不爲一時
速就之功務期經久不刊之利嘗稽之昔王介甫
築寧海之塘但用甕石以其潮平也高駢築瓊州
之塘則用排石即取諸海濱之岩也河南築黃嶺
岡之法可以捍河不可以捍海江左築長隄排木
之法可以捍湖而不可以捍海要在得人而已得
人而宜與不宜惟所用矣執事固善用人之人也
宏遠之猷高明之識有出於尋常萬萬可以吞吐

滄溟底柱碣石者區區一塘何有於愚言

漕渠議

嘉靖間山東諸泉半竭黃流耗減漕途闊澁議者謂海運當復以防不虞此固濟變之策也但棄故道而事他徑舍安流而涉風濤恐有未便不妨酌議輒援筆攄所見以求正於高明者嘗聞漢儒云聖王興圖書出王道廢川瀆竭今天子方隆唐虞之治建萬安之業而川祇弗効咽喉爲梗諸泉垂竭黃河分流不至甚可駭也洪範曰貌肅則雨

時若而水之徵休國語曰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
方今 麼辰垂裳恭已而百僚欽肅 九重意喻
色授而乾柄獨昭臨朝無愆度之容在國鮮弛操
之御五行順敘而洪流建瓴斯其時矣夫乃守土
者奉職無狀不能疏滌以至於是然而 聖心有
加夙夜焦勞咨諏盡下 勅水部取圖長策以底
永寧豈非天衷涵育四海爲度而不以一隅之梗
爲不足置慮耶顧泉源總之徂徠等七十二派麗
鉅野陽穀諸邑攷之永樂中金純濬引濟漕其經

理甚悉有安馬場諸湖以聚水有石口通源諸閘
以儲水有挂劒柳堤諸鋪以濬水有師家野豬諸
壩以止水擗淺有夫監泉有官迨於今日久弊滋
民或壅以爲利綱弛法玩官或狃以爲常遂令泉
源或散爲灌溉或絕爲魚梁而隔爲沼沚入漕河
者寧盡如昔耶黃河分流之不至蓋有繇矣張仲
義云黃河一石水五斗泥其濁而易闕性也姑論
國朝洪武河決原武正統決滎陽天順決開封弘
治決張秋正德決曹縣又決孫家口率數十年一

變蓋其泥濁易沉泥沉易積積則流益緩緩則積愈多故屢淤屢洩其勢然耳況兗豫土性墳壘易爲衝突舍本流而趨異壑夫何怪焉今者徙舊黃河復故道出泗州南趨於淮由是言之泉非竭也民爲之竭也河非梗也闕爲之梗也議者不察本末務以奇論相高近者議開別河遠者欲漕於海非無見也然海運之說有不可者五以元史攷之歲運之舟千至纔十七則沒者十三矣夫役卒訛非赤子艘粟訛非民膏乃驅有生之民投必死之

地取可用之財墳不測之區寧無惻然於心乎不可一尚書宋禮疏云海運必用千料船駕者百人運米千石若計河漕則海船一可辦河船十且運卒少而鮮傾沒之患以此相較其不可二元專海運倭奴歲肆剽劫必設瞭望之卒備捍禦之兵輒轉隄防猶不獲免國初設備倭指揮亦爲海運及改運會通倭乃絕覬覦矣此爲永鑒其不可三欲海運必濬利津膠萊等河爲停泊之所屯寶蓋黑龍諸山爲望瞭之計今久堙再修興役無已與

其勞民而蹈危險訛若修漕河安故道之便不可
四勝國倡亂非士誠國珍等耶皆潛托海運貿販
聚徒爲東南患以海爲憑法不及禁釀成禍亂其
不可五夫海運詘河運不得不通河運專泉源不
可不滌其爲計奈何吁難言也史言宋開寶間河
決澶淵防河司封郎中姚恕死知州杜審肇坐
斥失事之罰其嚴如此漢成帝時王延世爲河隄
使隄成會關內疾建武中舉樂浪王景治河從事
諸臣悉增秩加爵舉職之賞其優如此夫賞罰所

以勵世磨鈍也舍是唐虞不能治今督理諸臣自
中丞曹郎而下皆視爲養望息勞之所而不切軫
時耗國之憂去歲漕涸 勅遣侍郎諸臣臨視講
求經畫但聞所至搜索供億民不能支每一官隨
從千人未及展一籌夏水驟發漕舟無阻諸臣乃
竊以爲功噫泉源未必竭而財有時竭水至自有
時而民怨無時令欲上不煩宵旰中不失漕期
下不困閭閻其要在得泉耳欲泉之盈匪有他奇
其要在無分泉耳分有盡之源供無窮之用豪民

擅其利國計當其虛第能覈而清之則地中之蓄
滔滔不匱漕渠漸盈國課日克必也復永樂之制
乎積水減水之閘在支流不可不修拖淺榜淺之
夫在占役不容不覈非得實心爲國任怨之臣不
可矣若濬河之術古來無慮千百其宜者有二焉
宋李公義鐵龍爪楊泥車其一也河闊在泥以鐵
爲爪繫舟尾而行急櫂乘流聯翩而下沙動水衝
深可數尺此去闊土之法也晉梁文矩督人戶守
堤其一也文矩請於夾河人戶免其糧役點克隄